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七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

者疏

注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操也謂諸侯以

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接其道當操持何心

孟子曰恭也注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

卻之爲不恭何哉注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

也疏

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當从口作卻不當從

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卻退也

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

退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疊言卻之卻之者卻

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已何以爲不恭

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

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注孟子曰今

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疏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

曰已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疏萬章曰請

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

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注孟子言其

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

受也疏

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餽贈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萬

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

可受禦與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

接己斯可受乎疏

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

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讞是不待教而誅之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

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

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

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

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疏

注康誥尚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

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成王卽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尙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散不畏死罔弗讞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卽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支部云駸冒也周書曰駸不畏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

本爾雅昏散強也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爲散勉也似鄭
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康誥散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
受德散心部作恣王氏鳴盛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強爲惡義
亦同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顧殺人
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爲自彊閔
爲散之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強爲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慙惡也說文慙怨也康誥罔不慙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
子萬章篇引書作讞荀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敦惡法言重
黎篇楚噉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噉惡也讞噉敦並與
慙同凡人凶惡亦謂之慙康誥云元惡大慙逸周書銓法解
云近慙自惡是也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苦謂之諄
憎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慙聲亦相近按趙氏訓讞爲殺以
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怨訓惡不同讞字說文所無莊子
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敦敦斷也又
說劍篇云試使士敦劍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
云斷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敦有割截
斬斷之義趙氏讀讞爲敦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者
者天地之命注云命敎也是敎亦命也說文彡部云遭遇也言
部云誅討也趙氏以不待敎而誅爲孟子解說凡民罔不讞
之義旣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敎卽是不待君之敎命遭
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卽得而誅討之不待敎命而誅故不
須辭問國語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

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餽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沈沈潰潰解沈潰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曰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

何說也注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

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

孟子疏注萬章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途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之是爲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爲例耳

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

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注孟子謂萬章曰

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

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

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

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

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

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

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

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疏注將

盡誅今之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失切云比

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牒猶連牒也比而誅之卽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卽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

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已篇云味眾珍則胃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騷云蘇糞壤以充幃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撫箋云泰言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卽甚也故趙氏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此法式也充類謂已盈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充類而又大甚是爲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爲義之盡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義字取稅於民本爲義類但於所當取之法式爲太甚故爲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與盜爲非類故不可比於禦湛困靜語云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夫謂非其有而取之卽爲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爲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古人田獵旣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眾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武勇及旣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爲長愚謂不特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

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
文采曰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
禮敎君戾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何至公行懷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
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眾謂人莫己若耳非
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
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
與取民猶禦豪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况受其賜矣
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
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
眾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
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
於是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
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
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知
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言魯
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焦
氏袁熹此本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
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

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疏

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

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禮記樂記云事蚤濟也注云
事猶爲也檀弓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呂氏春
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爲也行
事爲三字義同故以行釋事
事道卽行道也
曰事道也注孟

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

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

食供簿正

注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

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卽其舊禮取備於國

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

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疏

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

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
既正其祭器又禁其獵較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

其祭器不卽禁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
簿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

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
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按簿書之簿

卽帷薄之薄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敎命及所啓
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畢氏沅釋
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勅碑主簿
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古簿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
並从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卽
手板也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頗卽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
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獵較皆取國中
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
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乏絕轉爲不敬孔子所以不
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卽是陰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夫子欲革
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
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免麋之屬皆不
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
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得云亦
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
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
絕不敬則獵較尙不爲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
先正漸正之宜也所以對奚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

曰奚不去也注萬章曰孔子

不得行道何爲不去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

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注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

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

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

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疏

注兆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

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承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爲始也廣雅釋詁造本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至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卽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遽去也雖不行必爲之兆而後去故不遽也孔子亦獵較已是道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退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爲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

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已然非爲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與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譖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爲之兆而後乃去雖不遽去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孔子

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注行

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

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

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答之矣疏注行可至

道也○正

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

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孔子爲司寇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以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

當出公輒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諡孝然舍此又別無他
公往來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
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
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注衛孝公以國君
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
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邠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
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
率師距蒯瞶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
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
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
當時臣下之諡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諡更無足
怪蒯瞶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諡趙氏佑
溫故錄云諡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卽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
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諡
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
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
而禮遇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
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

爲養注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

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疏

注仕本至娶者仁正

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爲

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

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注辭尊富者

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

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疏

注監門之職也

○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荀子榮辱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

爲寡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旣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爲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爲門關之木謂卽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爲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挈壺氏縣壺以序聚櫟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鄭司農云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卽巡夜阮氏元稹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徼候者賈氏疏云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受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徼候者也按趙氏以抱關擊柝爲監門之職則柝卽是關若以柝爲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爲一職擊柝又爲一職柝櫟字通也爲門關之木則擊爲惟之使固爲行夜之木則擊爲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

孔子嘗爲委吏

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注孔子嘗以